

佛曲與傳統音樂關係

陳毅民

佛曲受我國傳統音樂影響很大，它都是以人聲齊唱爲主的，獨唱祇是起句引領才有的，無非使它唱得更齊一有秩序而致紊亂，至於獨奏、合奏的佛曲，可說是很少發現，就有也不過畧爲加上一兩件傳統樂器——笙、笛之類的吹奏樂器，來襯和伴奏罷了，（敲擊樂器倒啓開不少，然而絕對和傳統敲擊樂器不相接近。）故聽來十分悅耳而怡人，使佛曲風格更有清新出俗的感覺，這也是它另樹一幟而與衆不同的地方；老實說，佛曲真可謂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的哩！

佛教自後漢明帝傳入我國之後，究竟什麼時候才有人在創作佛曲？這的確難以查考；不過，在佛經流入中原若干年以後，才陸續繁衍起來，應是毫無疑問的。據臆測佛曲不可能同佛經一齊從西域同時傳入，而是以後才有的事，因那時世界各地的音樂，還是稚嫩得很的起步階段。

我國的音樂文化，確實源遠流長，光耀珣爛而不可一世，可惜祇僅限於樂書典籍的記載，實質上能流傳下來的，可說微乎其微。因此音樂也就成爲我國諸項藝術中最弱的一環。傳統古樂尚有零瑣保存下來的，比較久遠的只及於唐、宋時候的作品，現在還淪落在東鄰的日、韓兩國的宮廷裏，變成人家視爲國寶的音樂寶藏，這是良堪惋惜和惱人的事！

在封建時代的人際關係全靠五倫——君臣、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爲核心，代代相傳而維繫不墮的。而傳統音樂也遵循這方面去發展，是故「雅樂」是屬於教育性的，「俗樂」則屬於娛樂性的，而雅樂一直和「禮」結不解之緣——；至爲莊穆而拘謹，不像俗樂的盡情放浪，表達範圍也廣。漢以後的雅樂，經秦始皇的大量焚燬，原曲早已不全，其間可能祇好混淆一些外來的「胡樂」及民間的「俗樂」，是故佛曲的樂音，總是寧靜中帶有安樂，和平中帶有誠篤，抑

揚中隱有變化，柔順中夾有剛勁，徐緩中兼有急趨，攝取了所有傳統音樂菁華於一爐，甚爲別緻怡情而動人。

時下的梵唄讚唱，並非全是古老所遺留下來，然還能察覺到它鏗鏘然古風遺傳下來的影子，這是很可喜的現象。想當年國勢昌隆之時，物阜民康寺院林立，稍具規模的寺院都歇有僧衆數百人以上，晨昏課業，由維那起音引領，大家跟著唱和，聲徹雲霄，似有來自與西方的天聲相呼應，場面嚴肅而浩大，感人之深之切，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

我國音樂，或許是記譜工具的不夠完善，影響進步很大；因方形文字都是採用直寫的多，樂譜爲了保存便利，仍是沿用舊習，以筆劃繁冗的文字譜來充當，這是先賢樂家「一棋錯全盤輸」的一大敗筆，及後雖有工尺譜與其他的作爲補救和改進，但用來記載瞬間即逝的時間藝術，還是弄得捉襟見肘敗象環生。故這一開始終無法突破而苟延到民初，只好乾脆全盤西化才算有了收場。史籍樂曲所記載的各色名曲，可能都有其曲，但都沒有給好好保存下來，這還是歸咎於記譜工具的不夠科學所致，這真是我國音樂無法補償的缺憾！佛曲也難逃這種厄運，故還能保存到現在的，恐怕是「鳳毛麟角」少而又少的了。

還有；佛曲尚頗受戲劇皮簧、崑腔的影響。字的強音特別分明，有時跟着用了上下鄰音將字韻交代得更其清楚而伶俐，有時也爲了一個字的表達和美化，拖上十二拍到十六拍是常有的事。用一音一字的旋律處理的方式很難一見。眞有的話，該算弘一大師的三寶歌會是這樣過。（民國以來的現代歌謡曲中，我還沒發現第二首呢。）這全因我國音樂是以戲曲爲主流的緣故。

（下轉第33頁）

Allegro Ho. 虔敬·開朗·

開經偈

(男、女低音獨唱)

武則天詞
陳毅民曲

義上甚深依妙法

百千萬劫難遭遇

或今見聞得度持

本欄佛曲歡迎佛教學校採用

的敲擊樂器作伴奏，並將絃樂器通通排除了而不用，這是否有別於戲劇的關係及其他原因？年來的佛曲，還是以吟唱為大宗，其間還配上鐘、鼓、木魚、小磬、大磬等樂器，連「古已有之」的吹奏樂器（笙、笛）也捨棄了。這些都是值得對佛教音樂有研究的學者居士的考證了。

有人認為佛曲是不能用五線譜來紀載的，此訛傳至為不確，年來電子琴的不斷改良，產生了從未聽過的各種奇異音色，它還是依然不敢「輕舉妄動」談其他的記譜法。故五線譜確是相當完善的記譜工具，因此，世界各國都羣多於「弊」的，有些人提出此不當說法，想是「人云亦云」，缺乏有力證據和過偏而主觀的看法。